

流浪的小回

胡溢(安徽)

小回坐在商品架上正与自己的伙伴畅谈人生理想。这时,一个肤色白皙、五官清秀的大学生朝着她们走来。小回的眼睛闪烁着亮光,她的伙伴也被这位大学生迷得神魂颠倒。小回说:“他一定是来找我的,我的白马王子终于来了。”果然,这位大学生拿起了小回,转身向收银台走去。

大学生走出商店,慢慢打开小回,咕咚咕咚喝了几口,痴迷的小回觉得他更有魅力了,自己深深沦陷了。大学生回到学校,约了几个好友一同打篮球,小回兴奋不已,心想:竟然能看到我的白马王子打篮球,简直太幸福了。小回静静地坐在花坛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学生。突然,大学生拿到了球,对准篮球框,用力一抛,球立即像闪电般“劈”向篮球框,但是篮球没有进框,被框弹飞出去了。大学生唉声叹气,举手示意了一下,告诉他的好友暂停,休息片刻。他走到小回面前,一手抓住小回,往嘴里灌,接着又往头上浇了一圈,最后将小回狠狠摔在地上。

这时走来一个小男孩,个子又瘦又矮。小男孩活泼顽皮,走在路上活蹦乱跳。小回听到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默默祈求上天,希望这个小男孩可以看见她,把自己送回家。小男孩手里拿着美味的冰激凌,他走到小回面前瞟了一眼,抬起脚,踢到小回头部,小回飞到空中,落到了花坛旁边的草坪上。小回更悲伤了,眼角还没干就又哭了起来。小草刚刚打了个盹,看到哭泣的小回,伸了个懒腰,百思不解地问道:“你这是怎么了?竟然哭得如此伤心?”小回一边抽泣一边回答:“我被一个大学生狠狠摔在地上,然后又被小男孩踢飞到了这里。”小草急忙安慰:“你哪里受伤了?”小回说:“我的身体和头都好痛啊!”小草

很是心疼,把小回搂在怀里,像母亲一样安抚着小回,小回慢慢停止了哭泣,告诉小草想回家。小草说:“这个我无能为力啊,只有靠人类帮助你回家。”可怜巴巴的小回无奈地摇摇头,但她仍抱有希望。

太阳公公像变戏法一样,前一秒艳阳高照,小回被晒得汗流浹背,下一秒就一阵狂风袭来,天突然阴了下来,狂风咆哮着,小树枝随风狂舞,树爷爷弯下了年迈的腰。霎时,大雨铺天盖地从空中飞泻下来。小花和小草在雨中低下了头,身上满是泥浆的小回在地上滚来滚去,最后晕过去了。当小回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她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仿佛忘记了昨日发生的事,但满身是伤,疼痛难忍。环顾四周,她发现不远处就是自己的家——垃圾箱。

不知过了多久,一对情侣有说有笑地走过来,女生看见小回在离自己不远的路面躺着,但她并不在意,继续和男生说话。当走到小回面前时,男生不小心踩到了小回,小回的骨头几乎被压得粉碎,男生灵光一现,对女生说:“你相不相信我能把它从这儿扔进垃圾箱。”女生讽刺道:“我不相信。”男生自信地说:“我一定能投进,如果我投进了,你请我喝奶茶,如果我没投进,我请你吃饭怎么样?”她点了点头。男生就像参加扔铅球比赛一样,把手心的汗往身上蹭了一下,接着深吸一口气,最后,眯着一只眼,举着小回,来来回回地试探瞄准,“嗖”的一声,小回没有回到“可回收垃圾箱”,没有回到母亲的怀抱,也没有看见兄弟姐妹——报纸、书本、纸箱、玻璃杯、玩偶、易拉罐,这都是可回收家族的成员。

流浪的小回再也没了呼吸……

诗韵金蒜湖

杨文霞(黑龙江)

百分之一百可以写诗
大湖是一个狂舞者
拽拽的夕阳为之衬图
百分之一百可以作画
像是一只生态的净水瓶上盛开的玫瑰
漫步、呼吸、愉悦
思考的血液被滤过
留下万道激滟伴随着我
百分之一百二十
一朵水润的花朵是生态笑脸
蹿入血管、胸腔、心室
写着的诗无视李白
翻卷又覆盖
细细验证画感极强的洄游
一只龙船划过来
一群鸟语有选择地降落
夹岸葱郁加上流水的心跳
一花蕊仰头
阳光欣欣坠入
姹紫嫣红

一滴露向着根部找到坠落的方向
绿墨吻上稿纸
忘了测试
460亩的水面记录生态建设的梵音
一个人走在记忆的石道上
他不知道如何去记载这些蝶变
百分之二百的幸福感
增加了情感的分贝
大湖在眼前驰骋
弹着微醺的琴弦
琴韵载着五彩缤纷的生活
还留下另一个百分之百的灯火
陪着我研读济宁生态的资料学
其实我在金蒜湖畔
已经找到一座流动的建筑
许多声音起起落落
许多念头在心版上终宵踱步
在大湖上租赁鸟唱
有人酣睡
有人失眠

孔夫子文学奖

The First Confucius Literature Award

主办单位: 济宁市文联 济宁晚报社 济宁市作家协会

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 《鲁艺》杂志社

承办单位: “孔夫子文学奖”评选委员会

协办单位: 山东祥通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动物标本店的几个片段

王森(重庆)

刚走进来时,我什么动物都没看见。

明明整间屋子都是动物标本,鹿头、羊头、牛头、斑马、鳄鱼、班畿狗……我却看见拿着手机、对着墙上鹿头拍照的人,那是唯一会动的。

其实我一推开门,就有两只长颈鹿在眼前。左边那只有着毛皮、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右边那只是骨骼架。右边的骨骼架明明也是长颈鹿,但是当它没有毛皮、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时,我就认不得它了。

那是一种奇怪的视感。它们都是真的,但当它们只剩下毛皮与骨骼后,仿佛不像真的。它们确实已经不是生物了,散发着艺术品的美,不是生物的那种美。

我感觉哪里怪怪的,想了很久终于想到,上百件动物标本如此和谐地配置在空间中,像是本该在那里,而所有的人都习以为常。为何我们会如此理所当然?

打开酒单,第一个调的酒名字是“美惠的树”。下排接着一行字“几乎没有原因的事实”。我看着这句话想了很久,原来美惠是一只猴子的名字。“它是美惠。”我看着攀在树枝上,白色骨骼的美惠。楷在台东遇见它时,它正在水沟里发烂。“已经有味道了。”楷把它洗一洗,放进包包带回家,用碳酸钠和过氧化氢处理完后再组装。“但组装很麻烦,有时候懒,就一直拖。”我这才意识到眼前的美惠是组装起来的,是粘起来的。

死掉就散掉了,原来是这个意思。

但有人把美惠组装起来了,还替它取了名字。我一边喝着“美惠的树”,一边看着美惠,想着它生前应该没有名字。

水晶球里的骨骼,像是在飞,又像游泳。

“这只是什么?”

“蝙蝠。”

难怪觉得它的头骨跟猴子有点像,“都是哺乳类的头骨。”

我和楷对坐。他说:“来画画?”我说好。他开始画我,我坐着没事,也拿出纸笔画他。

画画时比起观看标本,更注意眼前的细节,比如眼镜与眼睛的相对位置,眼睛到头顶发际线的相对位置,眼睛的角度、眼睛往前看的角度、眼睛向下看的角度,鼻子与嘴唇的线条,脖子连接肩膀的线条等。

我看着楷。楷看着我。他的眼珠看向我,由上往下,再看回自己正拿着笔的手。他的眼睛一来一回,像是在扫描,我仿佛听见扫描机的声音。

它们在这里,我也在这里,这是几乎没有原因的事实。